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神秘主义丛编

陈建洪 ● 主编



[弗莱芒] 吕斯布鲁克(Ruusbroec) ● 著

七重阶梯

——吕斯布鲁克文集(卷一)

The Seven Rungs

陈建洪 ●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

HERMES

神秘主义丛编

陈建洪 ● 主编



七重阶梯

——吕斯布鲁克文集(卷一)

The Seven Rungs

[弗莱芒]吕斯布鲁克(Ruusbroec) ● 著

陈建洪 ●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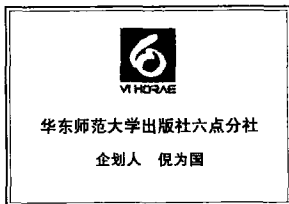
七重阶梯 / (弗莱芒) 吕斯布鲁克著; 陈建洪等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

(经典与解释; 西方传统)

ISBN 978-7-5617-8568-3

I. ①七… II. ①吕…②陈… III. ①神秘主义—宗教文学—欧洲—中世纪 IV. ①B1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2003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七重阶梯

(弗莱芒) 吕斯布鲁克 著

陈建洪 等译

责任编辑 万 骏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

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9.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568-3/B·633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正则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神秘主义”一词我国学界早已熟知，但我们对神秘主义经典及其研究文献依然相当陌生。在我们的一般语境中，“神秘主义”可能被用来指麻衣相术、谶语纬书、阴阳五行，也可指儒家的天人感应、道家的物我为一乃至禅宗的顿悟。这些意义可能都不同于特殊语境中宗教神秘主义的意义，尽管或有某些相似之处。

在通常意义上，神秘主义可指对超自然知识和力量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旨在扩大人的力量，使其免受邪恶力量的侵袭，或者以此预言未来。除一般理解之外，神秘主义尤其宗教神秘主义，意指让自身进入或者沉浸在与绝对者的直接联系之中的实践活动，特别指作为造物的人对上帝或绝对者的亲密无间的体验。港台学者倾向于用“密契主义”或“神契论”，旨在凸现宗教神秘主义的特征：人神之间亲昵的位格关系。总而言之，特殊意义上的神秘主义不仅指示一种对人神之间亲密合一状态的渴望和追求，而且强调神秘合一体验的迷狂和妙不可言，彻底突破了语言的牢笼也即理性的界限。这也许是神秘的“主义”所在，虽然神秘主义通常难以被固化为一种“主义”。

无论哪种意义上的神秘主义，在宗教思想史上始终都处于边

缘地位,一直受到正统思想的压抑和限制。正统思想的河流中不时泛起神秘主义的浪花,但始终未能占据主干道的位置。许多大思想家都显露出神秘主义的思想品格,但很难直接称之为神秘主义者。自20世纪初以来,神秘主义思想似乎迎来了获得正名的时代。詹姆士在其经典著作《宗教经验种种》(1902)中概括了神秘主义状态的四大特征:不可言说性、知悟性、暂现性和被动性。通过对神秘主义意识特征的描述,詹姆斯批评了建立在理智主义基础之上的教义神学,倡导建立在情感体验基础之上的宗教科学。他把宗教经验内在化视之为人性的能力,希望由此建立一种新的宗教科学,在新时代中有效地辩护人性中的宗教冲动。德国学者奥托在其《论“神圣”》(1917)中强调了神秘感、敬畏感、受造感、着迷感等种种情感因素在宗教神圣感中的核心地位。他同样倡导宗教的“非理性”或曰“超理性”本质,试图由此揭示宗教的真正核心意义。他强调,宗教之所以成其为宗教,根本上就在于那需要被唤醒的神秘畏惧感。在《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1941)中,犹太学者肖勒姆强调,深受犹太理性主义压抑和排斥的犹太神秘主义实际上比前者更充分地体现了犹太人历史的生命特质。也就是说,犹太神秘主义是犹太人历史的决定因素,是被遗忘和忽视了的犹太精神脊梁。凡此都说明,无论宗教内部还是外部,神秘主义及其思想特征都得到了特别强调和重视,虽然各自的考察角度完全相同。

神秘主义之思不绝如缕,无疑是思想史花丛中的一朵奇葩。甚至可以说,神秘主义是思想史上的贵族。非正统,神秘主义传统首先是一种独特的宗教思想传统。它痴迷于无法言传的无间之境,沉醉于不可意象的无定之状,流连于不可理喻的忘我之界。这构成了神秘主义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强调语言和理知无从把握的无言境界;另一方面,这种玄妙境界只有通过神秘主义的

文字才呈现为一个栩栩如生的思想传统,形成了文学天空中的一道瑰丽彩虹。所以,神秘主义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文学传统。这种罕见的思想气质随着美丽的文字传扬不息。神秘主义念念不忘无间、无定和无我,人间生活却时刻难离间隔、安定和我识。神秘主义思想几乎抵抗一切可以固化为传统的思想,由此也构成了一种抗议任何思想正统的反传统,神秘主义写作又被认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写作。

神秘主义思想浸透了哲学、宗教学、文学和政治学等文化领域,且不说传统的神学领域。神秘主义研究在界限分明的现代学科体系中显得有些处境尴尬和无所适从。反过来说,对神秘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也要求我们跨越虽然清晰然而有些武断的学科界限。自民国以降,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了神秘主义独特的思想和文学特质,翻译了一些神秘主义经典,也出版了若干研究著作,促进了我国神秘主义研究的学术发展。本系列愿继承学界前贤的贡献和积累,逐步翻译神秘主义经典著作并出版相关研究文献,冀望历时经年终能集腋成裘而成一特色系列!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辛组

2010 年春

吕斯布鲁克及其神秘主义思想(代序)

法森 (Rob Faesen)

近年来,“神秘主义”现象得到了哲学、基督教神学和文学学者的极大关注。我们可以想想一些知名的主要参考著作,诸如鲁(Kurt Ruh)或麦吉恩(Bernard McGinn)的著作,^①或者诸如麦奎利(John Macquarrie)和怀斯曼(James A. Wiseman)这样一些神学家的较为简要的综述。^② 没有《苦修和神秘灵修辞典》(*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 Ascétique et Mystique*),所有这一切就都不可能。法国耶稣会士的这一宏伟计划用了 50 多年时间才得以完成这部辞典:第 1 卷问世于 1938 年,最终的第 17 卷出版于 1995 年。这具有最高学术水准的、关于基督教灵性和神秘作家之历史与学说的三万页作品向现代学者展示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

① Kurt Ruh,《西方神秘主义历史》(*Geschichte der abendländische Mystik*),共四卷, München: Beck, 1990—1999. Bernard McGinn,《上帝的临在:西方基督教神秘主义史》(*The Presence of God: A History of Western Christian Mysticism*),共四卷, New York: Crossroad, 1991—2006。

② John Macquarrie,《属于我们的两个世界:基督教神秘主义导论》(*Two Worlds are Ours: An Introduction into Christian Mysticism*),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5. James A. Wiseman,《灵修和神秘主义》(*Spirituality and Mysticism*), Theology in Global Perspective Series, New York: Orbis, 2006。

的领域。

要对基督教文化这一吸引人的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文学或神学研究,相关文本的一个批判版本当然是基本的工具。有些时候,批判版本已经完成,例如明谷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十字约翰(John of the Cross)或阿维拉的特蕾莎(Teresa of Avila)的著作。^① 还有些时候,版本的筹备仍在进行中,例如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著作。^② 最近,学术界喜迎吕斯布鲁克(1293—1383)批判版本的完成。^③ 2006年9月23日,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吕斯布鲁克学会组织了一个题为“巴别塔中的吕斯布鲁克? 中古至今对神秘主义文本的转译和挪用”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吕斯布鲁克《全集》的最后一卷得以展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一项持续了25年多的工作终于完成。一位深刻影响了西方神秘传统——这种影响常常是间接地通过诸如荷普(Henry Herp,卒于1477年)、布卢瓦的路易(Ludovicus Blosius, 1506—1566)以及匿名作者的《福音之珠》(*Margerita Evangelica, Evangelische Peerle*, 初版于1535年)——的作家,不精通中古荷兰语的学者在过去一直无法阅读他的作品,如今他的作品向国际读者敞开。享誉甚高的丛书“基督教著作集成”(Corpus

-
- ① 《圣贝尔纳全集》(*Sancti Bernardi Opera*), 共十卷, ed. J. Leclercq, C. H. Talbot, H. M. Rochais, Roma: Editiones cistercienses, 1957—1998. Juan de la Cruz, 《十字约翰全集》(*Obras completas*), ed. critica, notas y app. por Lucinio Ruano de la Iglesia,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5,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982. Teresa de Jesus, 《全集》(*Obras completas*), ed. preparada por Efrén de la Madre di Dios,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74, 120, 189,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951—1959, 3 vols.
- ② Meister Eckhart, 《德语和拉丁语著作集》(*Die deutschen und lateinischen Werke*), hg. im Auftrag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Stuttgart: Kohlhammer, 1936ff.
- ③ Jan van Ruusbroec, 《全集》(*Opera omnia*), Corpus christianorum continuatio mediaevalis 101—110, Turnhout: Brepols, 1981—2006, 10 vols.

christianorum)将这些作品收入了其子系列“中古系列”(第 101—110 卷)。吕斯布鲁克作品的这一批判版本含有最好的拉丁译本,即卡尔都西会士苏里乌斯(Laurentius Surius)的译文(1552 年版),以及主要由罗尔弗森教授(Prof. Dr. Helen Rolfson O. S. F.)和列菲弗尔博士(Dr. André Lefevere)所译的现代英语译文。整个项目的主编是德巴赫教授(Prof. Dr. Guido De Baere S. J.)。

本文将介绍吕斯布鲁克的生平和著作,及其思想的某些特别方面以及他的当代意义。

1. 吕斯布鲁克的生平和著作

关于吕斯布鲁克的生平,我们的了解有几处脱漏。原因在于我们所知的材料有其专门目标,因而非常有限。一份严格意义上的传记还不存在。波莫里乌斯(Henricus Pomerius, 1469 年卒)所写的材料最为重要,完成于吕斯布鲁克死后 40 年。它实际上是一份关于绿谷修道院(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历史,吕斯布鲁克是该修道院的创建者之一。那一叙述中关于吕斯布鲁克生活的资料,着眼于表明他为创建这一修道院所做的贡献。所以,它不是一份关于吕斯布鲁克的传记。其次,我们有吉拉尔兄弟(Brother Gerard)——赫恩修道院(也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位加尔都西会修士——所写的一个文本,也就是他为其所辑吕斯布鲁克选集所作的序言,其主要意图是表明吕斯布鲁克是一位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作家。其他材料诸如绿谷的“已故成员名录”(obituarium)提供了其生平传记的一些细枝末节。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吕斯布鲁克于 1293 年生于一个叫“吕斯布鲁克”的地方——它可能是布鲁塞尔附近的村子,也

可能是布鲁塞尔本身的一个区。早在年纪不大时,他就与其舅父欣克尔特(Jan Hinckaert)一起生活,此人是布鲁塞尔主教堂的教士(chaplain)。这个孩子进了拉丁语学校,接受了将来做一名教士的教育准备。他于1317年被正式任命为教士。由于成了一名普通教士,他不大可能曾经在一所大学里研习。然而,他的文本流露了令人钦佩的知识信息。他到底从哪儿受到了那种教育,至今仍是个谜。

从波莫里乌斯的文本来看,当他作为一名主教辖区教士生活和工作在布鲁塞尔市的时候,吕斯布鲁克开始写作了。遗憾的是,波莫里乌斯着重强调了吕斯布鲁克的论战姿态,结果吕斯布鲁克的形象就变成了一个主要动机在于反对异端的作者。从后来所发生事情的视角来看,这种强调可以理解,但不准确。吕斯布鲁克的主要意图是尽可能精确地描述和解释基督徒灵性生活的增进和深化。这势必使他居于误解之中。与其把他描绘为与异端作斗争的斗士,不如借助冥思神学的长期传统来理解他的作品——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回到这个问题——或许也可借助阿维尼翁教廷的神学委员会所提到的东西,该委员会曾研究埃克哈特的一些文本。1329年的官方谕令《主之田地》(*In agro dominico*)明确说明,埃克哈特某些成问题的段落听起来是异端,但凭借更多更好的解释,它们可以在一种正统意义上获得理解。^①这正是吕斯布鲁克所做的事情。的确,埃克哈特的话似乎被误用来辩护一种与基督教教义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吕斯布鲁克当时的写作——时而提及埃克哈特——是要表明最极端的神秘体验

① ... *reperimus nimis male sonare et multum esse temerarios de haeresique suspectos, licet cum multis expositionibus et suppletionibus sensum catholicum formare valeant vel habere*, H. Denzinger & A. Schönmetz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ed. 36 (Freiburg: Herder, 1976), p. 294 (nr. 979, censura).

直达基督教教义的核心,这比人们所预想的要远为惊人。在此,我们可以指出,波莫里乌斯提到了一位叫布鲁玛丁(Bloemaerdinne)的女性,他说吕斯布鲁克曾把她视为对手。细致的历史研究表明波莫里乌斯在这一点上完全错了。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他可能指的是哈德维希(Hadewijch),一位13世纪的女性中古荷兰语作家。这也绝无可能。吕斯布鲁克经常不以非常肯定的方式引用哈德维希,虽然没有提其名字。吕斯布鲁克的女性神秘主义“对手”唯一可能的或许是波蕾特(Margerite Porete,卒于1310年)。但是,仅仅强调吕斯布鲁克的辩论口吻,依然很不公平。事实上,在吕斯布鲁克死后,他的作品变得令人怀疑。波莫里乌斯可能想以辩论的方式描绘吕斯布鲁克,以捍卫这位修道院创建者的声誉。

吕斯布鲁克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第一部作品,《爱者的国度》(*Dat rike der ghelieven*),可被视为一份简短而精彩的冥思神学总纲。吕斯布鲁克没有想要出版这一作品。他的第二部书,《灵性婚姻》(*Die geestelike brulocht*)也写于布鲁塞尔,被视为他的杰作,也被广泛传阅。

吕斯布鲁克没有留在布鲁塞尔。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从材料所述,我们可以推断早在1339年,吕斯布鲁克和他的舅舅欣克尔特就选择了一种更为简朴清贫的生活方式,另一个教士寇登伯格(Franc van Coudenberg)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于1343年离开布鲁塞尔,定居在一个旧时的隐修所——“绿谷”,它位于布鲁塞尔南边的索尼娅林地(Sonian Wood)。波莫里乌斯暗示了,他们离去的缘由是与布鲁塞尔神职人员的冲突。不过显然,主要原因是这个小团体想要过一种隐匿的、内在的隐士生活。离开14世纪的布鲁塞尔并非是选择了静默的乐趣和自然的清宁——如现代读者所想——而是选择了孤独、艰险,以及在

危急时刻缺乏一座城市所能提供的保护和团结。选择一种隐士的生活方式并未中断吕斯布鲁克活跃的思想。相反，他的文学活动似乎在这次迁居之后更为积极。

1350年，这一隐士团体选择遵循奥古斯丁会规。这得到了主教的正式认可，绿谷成了遵循圣奥古斯丁一般规则的修道院。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首要选择。他们离开布鲁塞尔不是为了另起一座修道院。不过七年之后他们还是做出了这一选择，或许是出于实际考虑。新成员想要加入这一群体。对于这一计划的持续来说，一种正式的教会认可变得必要。所有合法安排都是为了寇登伯格及其最早的同伴。即便他们死后，可能的延续也有一种保障。尽管起初吕斯布鲁克不大热心于这一新的生活样式，出于应尽的义务，他在知识和精神上都充分予以支持。他的几部晚期著作似乎是为这一团体而写。到吕斯布鲁克晚年，绿谷制作了一套包含他全部著作的手抄本，以便为将来世代保留最好的可能版本。

1362年左右，吕斯布鲁克应邀来到赫恩的卡尔都西会修道院。他们有吕斯布鲁克第一本著作《爱者的国度》的一份抄本，他们似乎不能接受书中的一些章节。他们没有发起一场论战，而是邀请他来澄清他的观点。此次访问后，吕斯布鲁克写了一本简短的《启导小书》(*Boecksen der verclaringhe*)，在这本小书中他尽可能清晰而简洁地总结了他学说的要点。他在书的开头部分说：

我的一些朋友请求我尽我所能以最简明扼要的些许语言，显明和澄清我在极其深奥难懂的整个学说中所理解和感受到的真理，以使我的言语可助益每个人而不误导任何人，这于我是十分乐意的。……你们知道，我说过，在爱中静观上帝者通过介质、无需介质以及无差别地与上帝合一。我在

自然(状态)、恩典也在荣耀中发现这一点。我亦已进一步陈明,没有任何造物可变得如此神圣从而失去其自身的被造性而成为上帝,即便是我主耶稣的灵魂也不能如此:它永远仍是有别于上帝的造物。不过,我们必须完全被举至我们自身之上而在上帝里面,在爱里面与上帝成为一灵,如此我们便有福了。^①

显然对于卡尔都西会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无差别”这一表述,正如我们在赫恩的吉拉尔兄弟的文本中所读到的。我们将更密切地关注吕斯布鲁克如何理解这一点,并将看到一种唯名论所代表的不同思想框架导致了误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赫恩的卡尔都西会成员的怀疑与阿维尼翁教廷关于埃克哈特的一些话所表达的看法基本相同;这将导致一种冲淡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区别的泛神论,因而也是对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第一条的摒弃。尽管吕斯布鲁克已经非常清楚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还是未被充分理解。甚至在他于1381年去世后,他的名声依然是一个引起歧义的作家。若干年后,巴黎大学的校长吉尔松(John Gerson)重复道:当论及与上帝的最高合一时,吕斯布鲁克是一个不可依赖的作者。甚至直到17世纪,学者们都很清楚这些涉及吕斯布鲁克著作的批评之词。17世纪之后,欧洲的知识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对神秘主义作家丧失了兴趣。

尽管如此,数百年来绿谷的成员都高度敬重作为其创建者之一的吕斯布鲁克。不过,像多数其他冥思团体一样,这所修道院在皇帝约瑟夫二世看来是“无用的”,它于1748年遭废止。后来曾短暂重建,但当法国大革命政权掌握低地国家后,它于1798年

① 《全集(卷一)》(*Opera omnia* 1), p. 108—110。中译文出自本文集译文。

被最终废止。成员遭遣散,建筑遭毁坏。

吕斯布鲁克写了十一篇作品:

(1)《爱者的国度》

吕斯布鲁克第一本书《爱者的国度》的题目是纲领性的。“爱者”是上帝和人类,可以说,吕斯布鲁克全部著作的主题都是探究这一爱的相遇。该书具有冥思神学简要总纲的特征。它的基础在于一句话:“主引领义人返回并遵循正道,又显示给他上帝的国度”(参阅《智慧书》第10章第10节)。吕斯布鲁克探讨了这句话的五个成分。首先,他分析了上帝何以是所有造物的“主”。其次,他讨论了上帝是拯救者这一事实(“引领返回”)。在第三部分,他从行动和冥思两方面分析了“义人”的生活。第四部分(“遵循正道”)最长。吕斯布鲁克区别了三种通往上帝的“道”:可见造物之道、自然才智之道和神圣之道。该书第五部分,吕斯布鲁克描述了上帝如何向冥思者显现他的爱之国度。这本书显示了西多会修士圣蒂耶里的威廉(William of Saint-Thierry, 1075—1148)、方济各修士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e, 1221—1274)以及多明我修士斯特拉斯堡的雨果-黎柏林(Hugo Ripelin of Strassbourg, 死于1268年)的影响。

(2)《灵性婚礼》

他的第二本书,《灵性婚礼》,通常被视为他的杰作。早在他在世时就得到迅速传播和阅读,诸如在斯特拉斯堡的灵性圈子中。同样,一个句子形成了文本的基本结构:“看,新郎来了,出去迎接他”(太25:6)。吕斯布鲁克特别提出四种因素作为基督徒生活之根本。“看”这个词指的是灵性感知。在此,吕斯布鲁克神学

的冥思方面迎面而来。与此根本上相关的事实是,他认为,某种东西有待从灵性方面去感知,那就是耶稣(新郎)的到来——不但在过去或者将来,也在当下。第三个要素,“出去”也同样重要。吕斯布鲁克认为,基督徒生活根本上是一种走出自我,作为对走向人的上帝之邀请的回应。第四个要素(“去迎接他”)是吕斯布鲁克思想的基石。上帝与人之爱的相遇,以及在双方在爱中的相互自我奉献,在他看来是造物的终极目标。

这四个要素在三个层面上得到了分析。第一个层面是人的活动。在第二个层面上,吕斯布鲁克描述了人如何可被引向内在,引向人的核心,也就是这样一个纯粹事实:他或她存在并且从造物主那里持续地获得存在。吕斯布鲁克的术语中,这一核心名为“*wesen*”。它通常被译为“本质”,这种译法有可能会造成一种误解。事实上,它不应被理解为固有的、基本的天性,而要理解为“存在”(being)(参阅下文)。第三个层面是上帝三位一体的生命,作为人的源头和持续的来源。吕斯布鲁克将这第三个层面包括在内,这一事实极其重要。他认为,一种对上帝自身生命的切实体验是可能的。

(3)《闪光石》

《闪光石》是一个简短但重要的文本。它源自吕斯布鲁克与一位身份不明的隐士的谈话。此书标题涉及《启示录》中的句子:“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启 2:17)。吕斯布鲁克将“白石”——他的说法是“闪光石”——解释为隐喻了被赐予人的基督。这篇短论分析了基督何以在人与上帝之间爱的关系的深处被给予。吕斯布鲁克分辨了四种爱的类型。首先是“受雇仆人”自私的爱,他们出于自利而侍奉上帝。其次是“忠诚仆

人”的爱,他们出于爱而侍奉上帝,并非为了将被给予的回报。再其次是“隐秘友人”的爱,他们体察到相互的友谊并非基于活动、侍奉或赠礼,而是存在于一种彼此拥有。在他的描述中,吕斯布鲁克坚称,“隐秘友人”通常同时也是“忠实仆人”,但并非所有“忠实仆人”都体察到“隐秘友人”之所是。最后是“安全之子”的爱,他们完全地死在上帝中,由此发现了生命本身的源头,在这里他们是永远安全的。^① 在此,吕斯布鲁克预见到了埃克哈特某些文本中出现的困难:这种类型的冥思经验是否意味着一种人与基督的等同^②,因为他自一开始就指出,基督永远被赐予。因而,就不存在与基督“自然等同”一事。“安全之子”的身份不是他们的天然属性,而是赐予他们的,如同基督本人永远被赐予。

(4) 《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对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的简短评注。该文本显然是为受过教育的读者所写,吕斯布鲁克将教义方

-
- ① No translator — not even the brilliant L. Surius — has been able to render the word-play which Ruusbroec makes, when he uses the adjective *verborghen* for the “sons.” A first meaning is “hidden” (cf. the “hidden friends,” but here Ruusbroec uses the adjective *heimelijcke*). However, it can also mean “secured” or “placed into safety” (see *Middelnederlandsch Woordenboek*, vol. 8, col. 1529, s. v., art. 3, where the etymolog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verb *bergen*, “to save,” is mentioned). This meaning corresponds to what, according to Ruusbroec, i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 son,” namely the unshakeable certainty of the eternal love of the Father (see: *Opera omnia* 10, p. 139, line 447). For this remark, I am grateful to Prof. Dr. Kensaku Shibata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 ② In the texts of Eckhart, one could find expressions as “the good man is the Only-Begotten Son of God” (*Bonus homo est unigenitus Filius Dei*) or “the noble man is that Only-Begotten Son of God whom the Father generates from all eternity” (*Homo nobilis est ille unigenitus Filius Dei, quem Pater aeternaliter genuit*), cf. H. Denzinger & A. Schönmetzer, *Enchiridion*, p. 293 (nr. 970, 971).